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六至九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錄監生臣郭坦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六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八佾

孔子謂季氏章　袁了凡曰不曰可誅而曰可忍全要發季氏一點良心　按忍包敢忍容忍二義春秋傳所謂忍人此敢忍之義所謂君其忍之此容忍之義前一義指亂臣賊子之心後一義誅亂臣賊子之法

圍外謝氏說雖非正意然可兼用

三家者以雍徹章　只提出天子二字便是春秋書法然奚取二字是冷覷語若將大夫陪臣道破反不似譏詞　呂東萊曰儒者之議禮每力争於毫釐尺寸之間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争者纔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争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而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隄雲横屹如山岳其

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堤之損益然水潦大至勢與堤平苟有尺寸之土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勢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不仁的人正是假禮樂以自飾者　翼註曰人誰無心如何說人心亡矣蓋心如穀種仁則其生理也若穀種無生意不成穀種了便是

穀種亡矣　又曰人而不仁包得廣不敬不和各具一端　又曰欲發如禮何如樂何只在從中流出與襲取於外上體認蓋人心不亡則自其心之中正者流出便為禮自其心之和樂者流出便為樂禮樂雖在外面却全是一段真心發見若人心旣亡則雖用禮樂却是襲取於外的不是從中流出的其奈禮樂何哉譬如穀種完固方生出枝葉若穀種朽壞如何生枝葉雖剪綵為之終不是真的

林放問禮之本章總旨　姚承菴曰禮之本安在此心之誠慤是也夫子非不欲一口吐出但世衰文盛趨不可挽第曰禮之本在誠慤人誰不曰我之禮吾心之誠慤為之而禮其亡矣所以將奢儉相形使人披枝見根　放問禮之本夫子不告以體而告以用不告以用之得中者而告以用之失中者此處可叅

大哉問節　註禮之全體體字非體用之體

禮與其奢也寧儉節　註不及而質質字以質樸說

寧儉戚與從先進有别從先進是儉戚之得中者以本始之本言則儉戚是本以天下之大本言則非特奢易非本即儉戚亦非本非特儉戚之失中者非本即儉戚之得中者亦非本蓋一則以體用對言而體為本一則就用之始終言則用之始又為本也勉齋雲峰之説自明　李毅侯曰儉蓋近於本者也如季氏歌雍舞佾奢則不遜至於蔑禮則寧若并其大夫之禮俱從樸略簡易尚不失為忠臣孝子也其實

奢非禮儉亦非禮此一時救世之權也　胡雙峰曰本有二其末亦不同本根之本其末為枝葉枝葉出於本根而亦能庇其本根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本始之本末流必有失禮始於儉末也必奢故曰與其寧孔子因末流之失不得已而為反本之論也　佐案曰人心一念之忠信未可名之為文質而文質緣是以生此禮之本也夫子非不能直言之但救當時之弊則曰寧戚寧儉云爾究竟本字上章仁字已逗

出了 禮正所以維風

夷狄之有君章 傷中國而借夷狄以甚之之詞有君謂其臣知有君也即左傳不有寡君之義亡者視有若無不得竟作無字解

季氏旅於泰山章 嗚呼二語是冉求不能救而夫子代救之如此 莊忠甫曰進說於人者因其心之所畏而為之轉移則其言易入季氏舞八佾歌雍徹其不畏君審矣而惓惓於泰山之旅則其心猶知畏鬼

神也就其畏鬼神之念即以鬼神之靈爽不歆非類不享淫祀者惕之未有不爽然自沮者此不救之救也雖然亂臣賊子既不能懼之以王朝之賞罰又不能懼之以春秋之是非而徒借鬼神之靈爽以惕止之豈聖人之得已哉　即使泰山不吐季氏亦不當祭夫子之言特欲季氏知其無益耳然道理亦實如此　翼註曰要尊泰山不可抑林放　又曰作文只會意透發神不享非禮而林放字輕輕點明亦不必

多纏

君子無所爭章　必也射乎只是喝起的話言欲求其爭除非是射而射唯揖讓畢竟無爭　讓者爭之反揖讓貫下始射而升堂既射而復位射畢而飲是三節事　翼註曰其爭也君子言其實非爭也如云夫子之求實非求也袁了凡以君子常見萬物一體講無爭此是老莊之論即楚人亡弓之意許魯齋辯之詳矣乙丑八月廿四　許敬菴曰君子之無爭道在自反故

曰射有似乎君子　此意亦有但只說得不勝者一邊　愚謂其爭也君子要在爭之中見出個君子來正與和光同塵者有辨

巧笑倩兮章總旨　副墨曰子夏之問是不打要緊問夫子之答亦是不打要緊答惟忽想到禮上於口頭語發出一段道理方見善悟若說他問時先有重質意則反把悟處看呆了

巧笑倩兮節　質字有本質之質有質朴之質林放章

質字是質朴之質此章註美質質字是本質之質

前章質字可兼本質之質此章質字不可兼質朴之

質　首節有兩說一說子夏之意重在素謂天下莫

絢於天然而粉澤為下即質素便可當絢爛了何消

又加粧飾故疑詩人之素絢並重一說子夏之意在

素絢並重而錯認詩人之言為即素是絢似抹殺了

絢一邊看來兩說當兼用子夏原未有定見也子曰

繪事後素下一後字便不同蓋不是重素不是素絢

並重但絢後於素耳禮後乎後字亦要如此看近來講章俱說殺了子夏意思玩存疑之說則又似子夏口中絕不評論素絢輕重只空空說去俱所未安徐自溟說是以絢與禮為不好的太偏了　看來子夏之意只是疑詩人抹殺了絢一邊壬申三月

繪事後素節　張彥陵曰詩言素以為絢是比體以素比美質絢比文飾夫子言繪事後素繪即絢也不是又把繪事譬素絢

禮後乎節 張彦陵曰禮後乎是悟語不是問語此禮字指儀文言 又曰子夏不是抹殺禮正深於求禮見得禮非無自而起者 又曰即如世人講禮後亦只説得文後耳禮該文質通體俱後 此與林放章不同 此與從先意亦異從先是從用上擇個中此是就用内想出個體來 可與言詩與子貢只重在觸類者不同蓋凡詩之言雖比物連類深探其旨必有關於人心世教今子夏即一素絢便悟到禮後上

深得詩人正人心維世教之旨故曰可與言詩與其可言詩正與其可論禮　即小而明大即此而得彼即偏而得全皆是可與處此與子貢亦不必分别但子貢是從穎悟得來子夏是從學力得來　楊慈湖曰禮後乎夫仁之在禮猶春之在草木使春在前草木在後則血脈斷春不能榮草木而草木不能顯春仁之非先而禮之非後猶是也故曰三千三百無一事非仁也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人

而不仁如禮何　此論最精是深一層語但此時子夏口中則不如此

夏禮吾能言之章　李衷一曰看來夫子嘆文獻無徵不是空空寄慨分明是欲當事培植二氏之子孫收文錄獻以待後人故曰足則吾能徵矣噫聖人所望於秉禮之君其意遠哉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周之文獻自足也夫子欲挽文勝之弊何不取周禮示之而致惜於二代之

無徵也雙峯以為百王損益之大法一句最妙葢一代自有一代之禮而非合三代之禮不足見損益之妙而惜乎其無徵也　一代自有一代之禮而非合三代之禮不足見損益之妙苟文獻俱足而夫子論定三代之禮則知忠後之必以質質後之必以文文後之當復用忠百王之損益凖此矣單説挽文勝則偏　説約謂大段只是云言之不是行之妙若夫子自行之則固有不必其足者存疑兩段最可玩　楊

慈湖曰杞宋二國文獻既皆不足無所徵驗則孔子何所攷而能知夏商之禮既無所攷又何所據而能言大哉禮乎本於太乙分為天地轉為隂陽變為四時生而為萬物行而為萬務為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君以此尊臣以此畀兄弟以此篤夫婦以此和是謂天則是謂帝則是豈以有文與獻而存無文與獻而亡近在人心本非外物賢獻知之愚衆惑之唯孔子自知自信故自能言但無文策

可證無賢獻能證則庸衆必疑必不信也然則禮豈禮家之所能知　看潛室陳氏之說知此為偏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若専主譏魯僭禘説則豈必待既灌而後不欲觀耶

或問禘之説章　翼註曰說字深看在禮文禮器之外李毅侯曰不知也三字講處不可寥寂蓋此正夫子之善言禘也　周季侯曰要十分含蓄註中非仁孝誠敬不王不禘二段自是夫子意中事不可作口

中語　禘意深遠只看旣灌章註自明祀始祖矣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這種心腸直要追到渺茫不可測識之際尋求至此天下之大真正只如一點骨血何親何疎何遠何近此豈語言形容得　若認做為魯諱禘猶是第二義也　翼註又曰知其說二句若但云通幽者必能達明格神者必能感人則凡祭鬼皆然不獨禘也要切知禘之說裕於治處蓋七廟祖禰猶曰吾所建事天地百神猶曰吾所靈承

至於始祖遠矣始祖所出之帝遠之又遠矣音容不相接世代不相近以遠之又遠如是者乃能知其精神一脉之相聯而聚吾精神以格之則豈不知宇宙民物皆我一體皆可以精神聯而皆可以格之也哉故曰如視諸斯也

祭如在節　說叢楊慈湖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人記錄之詞若孔子之心則知鬼神之實在也不止於如在　大全以祭神為孔子在官時恐不必拘

謂祖考與吾同此一氣而我之氣即祖考之氣可謂祖考既往更無所謂氣不可謂祖考之氣待我而始有不可　或謂有聚散者氣無聚散者理是祭祀之來格者理也非氣也亦不是理氣不相離有是理必有是氣　謂祖考與子孫同是一氣故可感格固是然山川社稷古昔聖賢亦同是一氣但祖考更覺親切耳不然難道非祖考便不可感格　祖考之氣有聚散各因其生時之盛衰非子孫所能必然為子孫

者則唯冀其常聚且我竭誠以格之則祖考將散之氣未必不因我之氣而常聚蓋散者不可復聚而將散者可令常聚也豈即以我之氣為祖考之氣而奏假之時無所謂來享者乎朱子雖收范氏之説而置之圈外有故也　鬼神來格之理不易推測若如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則是神之有無係於人之誠否而天下之所謂鬼神者皆妄也若謂已散之氣隨祭享而聚則是其既死之氣猶

有潛寓於宇宙之間而宇宙間去去來來只是這些氣了而佛氏之説儒者不當全斥其誕矣唯大全季路問鬼神章朱子説似明白人死氣雖終歸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通然已散者不復聚故謂釋氏之説為非觀朱子之説則祭祀之來享者是氣之未盡散者非散而復聚也推而言之氣有盛衰則散有遲速聖

賢之氣浩然塞天地配道義生則澤流天下沒則神在萬世無死生無聚散而獨行於古今者也如伯有為厲之類是邪氣之偶聚也聖賢之氣萬世不散者正氣之常聚也釋氏所謂鬼復為人其信否雖不可知使其果信亦必是氣之未散者若其既散則無復聚之理矣蒙引專主范氏之説謂祭祀之儀不過仁人孝子報本之心而祖考非真來享也然則人唯心存孝思果於為善以不辱其先亦足為孝矣何必為

此無實之文哉即曰人不能不思其祖先故必有以致其如在之誠不然則豺獺之不如矣夫果於為善不辱其先獨非所以致其如在之誠乎人之所以勝於豺獺者不可謂不在此也又何必為此無實之文也其說亦難通矣且蒙引又謂天地山川之類生氣萬古不化隨祭而享其理固真夫天地如此祖先獨不可如此乎後又謂天地山川之祭亦未必天神真來享抑以表其誠耳則又與前說自矛盾矣

吾不與祭節　吴省菴曰吾之典禮人可得而攝之吾之精神人不得而攝之也

與其媚於奥節　莊忠甫曰奥尊竈卑之説蓋相沿而莫覺其非也奥非神也何尊之有賈之意蓋以奥為公朝而竈為私室也　徐自溟曰凡祭而奉神於奥必先由竈而達賈意謂欲得君必先由己而致也又以奥特室西南隅乃棲神之虚位君之擁虚位也猶此

獲罪於天節　獲罪字不應推開就生平說只宜就媚上見出凡人纔生一媚心起念即不可與天知即是獲罪於天

周監於二代章　王觀濤曰此章還是夫子自表其憲章之心主挽文勝之弊說者還似牽强添設畧於末後用之可也　陳新安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不得不然者况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從之蓋從盛時文質得宜之

文非從周末文勝之文也　徐自滇曰看起頭一周字見周非尚文之周也乃監二代以成其周之文也故末吾從周周字正映起頭那周字莫要認錯夫子緣末俗之靡失却原來制作精意故思周初之文以志感　袁了凡曰曰監則斟酌損益之謂非加增添飾之謂也曰郁郁則文質合宜之謂非以文滅質之謂也故孔子從周即從先進之意豈從其繁文縟節哉　翼註曰文盛貌盛字與勝字不同吾從周不重

為下不倍重在文盛上　大全辯曰按先王制作雖與氣數相終始其間變化推移却自有不為氣數所拘處非概聽之氣數也周禮大備不可謂非氣數極盛要之前後聖人損益之功為多須側重聖人制作精詳一邊說　大全新安陳氏原兼氣數聖人二意今時文多偏了若側重聖人一邊說則文字便非忠質文之文壬申四月朔日

子入大廟章　袁了凡曰大廟二字便是書法宜重看

蓋大廟之祭所謂知其説即治天下無難者雖以夫子之習禮而精義無窮豈敢自謂已知乎則其入而問問而詳固其良心所不能已者　李衷一曰看來或人譏夫子不知禮夫子不應自分疏我知禮夫子語意不辯我知與不知只是把禮來説猶云我雖不知禮我問處就是禮語意最要渾融　翼註曰夫子非為己辯為禮辯也恐人不知敬謹為禮反以粗率忽略為禮也　以我為不知禮可也以我之問為不

知禮不可也若雖知亦問與器數必問此是人看聖人則然非口氣中正意　沈無回曰聖人動容周旋中禮遇一事則一事之節文生焉宗廟生欽墟墓生哀常人猶然況聖人乎入廟每事問是有所不能已於衷故問此便是節文之所在也但聖人渾身是禮初不自知因或人之譏始自回想亦覺不錯故曰是禮也然師冕章節節是道然亦不覺因子張拈出便見是道耳舊說千番回護不免有抵對或人意大失

聖人心事

射不主皮章　古道不見於今不知其幾矣夫子獨於此而嘆息謂非憫戰爭之禍而傷德化之衰哉　馮琢菴曰此感為主世教者言德力異尚即王伯分途之機　況無回曰較射性情發越之際也而即以不尚力為閑情正性之方古人作一事便寓一深意夫子所以嘆想之　說約主盛時之難再説固是葢是嘆世亂而不得不用貫革與他處譏變古者不同所

謂言古之道以正今之失者失不在於貫革而在於所以不得不用貫革之故也然禮射武射在亂世亦可並用武王散軍郊射之前亦未必純用貫革也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正可以廣武事豈在亂世則必不可用乎則譏變古之意亦自切當也　禮射武射在盛世是並行的在夫子時亦不是廢禮射不用只是雖禮射亦主皮　翼註曰古之道泛說不必指定周初　正鵠之義東陽許氏之說詳矣蒙引獨謂棲

皮曰鵠天子諸侯之的也畫布曰正大夫士之的也

大夫士無革只是就布畫之不知何據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總旨　李衷一曰子貢欲去

羊不是惜小費蓋有激而言其意謂告朔之禮已久

不行而此羊猶供何為不如并去之都是為禮發此

議論但不曉得存羊即存禮去羊即去禮故曰我愛

其禮不消說到興復就此空名存亦是禮猶有存者

子貢忽其無實夫子惜其有名　集註大全蒙引存

疑皆以子貢為惜小費又集註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得以識之是存羊即存禮而禮可復焉是因羊可復禮兩意原並用而大全南軒張氏及存疑單主因羊復禮一邊此等處則皆前人不及後人不可不知若時說單主存羊即存禮一邊則又偏矣　存羊即存禮因羊可復禮兩意原當交發與是知也一例看自明　沈無回曰舊說以去羊為憤激為褻名實皆非也羊之去留君相事也謀野之聖賢

安得與之總是痛惜古禮之亡而閒居歎息如此子貢曰禮已亡矣不如去之夫子曰禮雖亡矣何忍去之兩人相對悽然滿目蓋有無窮之感焉同是一腔絕無排擊子貢意　按惜小費覈名實憤激三意沈說內原包得辛丑六月廿二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節　湯若士曰子貢當時無因革之權只是憤時設議以激魯人之意　訂釋曰告朔有三重焉尊正朔重天子也告大廟重祖考也修

月令之政重民事也文公忽此三重於是政權旁落於大夫而魯事日非矣夫子之愛豈淺焉而已哉

爾愛其羊節　王宇泰曰此一羊也在子貢見以為羊在夫子見以為禮以羊為羊是禮在羊之外而禮亡以羊為禮是禮在羊之中而禮存壬戌十月評陳瑚作甚明此章諸條俱不可觀

事君盡禮章　湯霍林曰禮自有個凖則盡則止於禮之中諂則出乎禮之外　袁了凡曰當時不是誣君

子為諂他心裡實見得事君之禮不必如此禮之泯於人心豈不重可慨哉　姚尊生曰人以為諂也此人是何人獨非事君人乎自有此等人臣子且不畏禮而畏人言

定公問君使臣章　此章夫子有上下交責之意有明良交泰之思使不是役使只作服馭看　禮字蒙引兼待之誠說大全存疑謂皆自其所不足言則單就節文說而含待之誠意在內存疑為優　翼註曰一

切得體皆是禮　楊維節文從人君平日納身軌物人臣平日宅心誠正說在事使前一層此是先輩議論　李衷一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昔齊景公憂田氏之偪而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此禮字當有惜威福正名器之意忠字當有尊君徇國不肯淩僭之意定公為太阿倒持之君故欲坊之以禮三家為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　按李說與大全蒙引諸說不同然可參看

關雎樂而不淫章　張彥陵曰按關雎是文王宮人所作哀樂俱是宮人哀樂不是文王哀樂也不淫在宜其有三字上見不傷在不能無三字上見蔡虛齋曰關雎所詠本疑淫與傷也但以施於文王之與后妃而得為不淫不傷耳要重在后妃之德上秦他石曰唯聖主有肅雝之令範故閨門有哀樂之正情　此章蒙引存疑與大全各别愚意當兼用為是　詩樂註自兼説此章重在哀樂不重在詩樂也　翼註曰

據朱註樂雖深哀雖盛等語是說詞雖極樂卻是理當樂而樂不淫也詞雖極哀卻是理當哀而哀不傷也此純主理說也今以詩經考之關雎獨平淡不似其他變風變雅之詩語樂必極沈湎語哀必極酸苦則知夫子所贊不獨以其理亦以其詞　即宮人之哀樂可想文王之哀樂故朱註專主宮人蓋言宮人可該文王言文王不可該宮人也　右說予向意如此今看來無以易此單主文王者固非蒙引反覆辨

論欲專主宮人亦不能無疑豈宮人如此而文王則漠然不動者乎詩傳小註固相表裏也　右予前兩段是欲於言外見文王之哀樂看來哀樂内即兼文王宮人説亦似不妨　出於文王便非湛出於文王之宮人便非媚此當與周比章一例看　到底前説是壬戌宮人非文王姬妾之謂未娶時那得有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總旨　徐玄扈曰當時三家強公室弱魯幾不社矣哀公問社倘有起敝之思乎宰我

曰使民戰栗勸其斷也夫三家之僭唯禮可以已之而欲懼之以威是速其禍而已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按此說與通考趙氏之說不同然各有其妙在宰我當日立言之意原不可考兼說亦可

哀公問社於宰我節　立社本意蒙引已見大概恐尚不止於此須更參之　古人立社自有深意宰我所對只舉所樹之木極沒要緊且夏后氏以松之類未必舉天下皆如此則沒要緊中又有疎處此上三句

中有此二失也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則失之附會矣而曰使民戰栗則附會得又不是此下一句內又有此二失也集註所謂非立社之本意以其沒要緊與踈與附會言之又啓時君殺伐之心則以其附會得又不是言之蓋其差處尤在此也嘗引存疑似以非立社之本意句專屬上三句以啓時君殺伐句該下一句看來未是　非立社之本意原包四件但啓殺伐意尤重故特加一又字抽出言之口氣當云沒

要緊而疏而附會已非立社之本意又附會得不是則愈失其本意矣　疏處集註雖不言然原已包在內蒙引說極是

成事不說節　說謂陳其是非諫謂申其匡救咎謂指其愆尤此三語正不說之說不諫之諫不咎之咎

張治城曰振弱之道在修德不在修刑而扶魯之策在威臣不在威民倘哀公用宰我之言而殘民以逞則元氣益削魯事愈不可為皆此言誤之也夫子責

之蓋深悲其言之已出不可救耳　兩事字不可如俗說作魯事看存疑看得極好　李見羅曰非不說成事責其未成而說之也非不諫遂事責其未遂而諫之也非不咎既往蓋不欲既往而後咎之也正君道友皆須識先後著一落後著不唯人之善惡無可救改而我雖有忠愛之心亦無所措其口矣　此論固好然此節主於責宰我不重在此若欲斷章取義者則不可不知此以此作大結則佳

管仲之器小哉章總旨　蔡虛齋曰器小二字包括管仲一身奢而犯禮正是器小中發出來的病症夫子非直以二事證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朱子曰奢而犯禮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設施不過如此馮具區曰仲即儉即知禮無解於器小而况三歸備官塞門反坫幾於濫且逼乎亦足徵器小之盈而溢也　又開之

曰作此題者惜管仲纔是高手罵管仲便是拙筆

管仲之器小哉章　齊氏曰大其功為天下幸小其器為管仲惜　以仲之功較之春秋諸臣則大以仲之功擬之伊周之佐則小不可謂其功大而器小也功字亦即在器字内萬歷甲午應天程墨俱不是　輔氏以才器對言似謂仲才大而器小然器之能受處即是才器小則才亦不得為大　翼註曰器字須要體認譬如升合斗斛皆器也然合不能受升升不能

受斗斗不能受斛所受多者施出去亦不易竭所受
寡者施出去亦易竭據此看則器字當兼所受所施
言而所受所施又自相承凡為王佐者胸中容受得
許多大學術施出去做大事功仲乃伯佐耳其胸中
只容些小伯術故做出些小伯功故曰器小　董思
道云彼其最初發念只為富强　說叢袁七澤曰藉
令仲能源頭上清徹一番即無一匡九合之功其器
何嘗不大孟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

而性不存焉　註局量褊淺言其見理不明而心裏容受不去也容受不去由於見理不明東陽許氏之說極是規模卑隘以其外之設施言言其不曾做得大功業也如伐楚之役可見然即使仲做得大功業亦是卑狹以其不過自私自利之事也二句總是器小而規模卑狹又由於局量褊淺勉齋黄氏與圈外蘇氏之說當玩奢而犯禮亦褊淺卑隘内事然褊淺卑隘則不止此大全朱子第一段富貴能淫數句是

含奢僣說麟士删去恐人錯認也最有見輔氏齊氏之說却都未免偏了　李見羅曰堯舜若非知學則當地平天成之後生了多少驕慢而方且兢兢方且業業看得天大的事只如一點浮雲過太虛也

樂其可知也章　翼註曰可知當引作當字看不是樂其可知猶曰樂亦不難知也　庚戌房書評曰知字須淺看只以聲音節奏言之若說得深奥既非太師所解且與下數句不相照矣　附張侗初曰太師樂

宫豈不知樂只是聖人神游其際想像其自然節奏耳　按此說亦似是俟再定　翼註曰翕如舊說八音齊作也看來太淺無味還當就精妙處說聽其聲音覺神氣翕聚無浮散不攝之病　翕如敔雖未作亦不害其為八音齊作也辛丑四月　翼註看翕字最好胡思泉講翕如云堂上堂下其交作也工師鼓師其並奏也恐未是樂音自有先後之序無一時俱作之理看來翕純皦繹逐音內俱有戊午三月　蒙引謂繹如

者一清一濁之相為終始一高一下之相為起伏而無間斷也與大全蔡氏所謂别而又不失於和俱是繹如妙義　大全覺菴蔡氏東陽許氏皆以繹如連以成蓋本圈外謝氏之説蒙引謂純如三句俱綴以縱之下蒙引説是　饒雙峰曰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　餘中二字有辯

天地間自然之節奏　以四時看純皦繹自明

翼註曰樂其可知常説云古樂雖亡而天地之元聲

人心之元韻則未嘗亡耳樂有可知之理據此說是聲音節奏都不理會只空空說個理了非夫子本意也看來還是就音節中指出精妙處告他觀下翕純皦繹俱是節奏之妙而精理在其中　如天如地不圖至斯亦不過是翕純皦繹到極熟處耳戊午三月

儀封人請見曰章　饒雙峰曰夫子得位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所可知者夫子之道德如是天將使之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

其中　薛文清曰治世者以權用道師世者以道用權勞來匡直木鐸於唐虞庠序學校木鐸於商周删定修賛木鐸於萬古此皆天也特孔子之天遠孔子之天隱

子謂韶盡美矣章　張彥陵曰此章要得嘉舜而悲武之意美是聲容之盛從外面看善是所以為聲容的根子只就美上看出非美之外又有所為善也美善雖有精粗内外之分然皆兼功德不可謂美専言功

而善專言德也且又有個時在薛方山曰唐虞交會之間正太和文明之日而舜則躬逢其盛商周改革之際又餘風未殄之時而武則適遭其窮此韶之盡善莫能擬諸形容而武之盡善終亦不能無遺憾夫子傷之也惜之也不是以韶來形容武短也　四書家訓曰此節總是契慕虞周之意非優劣之也　翼註曰未盡善非不善也未盡耳　此章是論舜武不是論征誅揖遜征誅做到盡善時亦何異於揖遜故

大全真氏之說雖佳而予不深取也　揖遜征誅亦是德中之一節不可認做功戊午三月　大全朱子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是圈外程子意不重觀其上段已翻去時字　問武當舜時亦只是未盡善如此則竟將時字抹殺了集註何又存程子之說而大全朱子何以又曰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曰武遇舜時雖只是未盡善然或不至如此之甚則時字亦非盡抹殺也

居上不寛章　四書家訓曰此是夫子崇本之論寛敬哀俱以心言心本也有此寛厚之心恭敬之心哀戚之心由此行出來即未必盡得其中而本實未撥猶有可觀不然縱上有條教號令禮有威儀進退喪有衰麻哭踊皆為末節失固失也得亦失也雖欲觀何所據而觀之如一篇文字主意既差則辭之工拙皆可勿論　翼註曰白文以字最重是執本以觀其末意　根本既差則其他雖有是處都不是了非更有

是處而不足觀也集註大全看得最妙存疑謂只與

其餘不足觀句同看非是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六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七

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里仁

里仁為美章　張彦陵曰按仁主風俗仁厚言只重薫陶成徳看不必兼周恤説一節要緊在處字擇字輕首吽明為美正醒人以知之也不處仁便是不知其美了非是知其美而又不處也意無兩層　按下截

說本蒙引存疑然看來知不知兼看自妙若必如了凡侗初諸公重看擇字專主既知而不處一邊則又偏矣　註不作寓言解葢此當與事其大夫之賢者同看與孟子有別也

不仁者章　久字長字大全南軒張氏吳氏之說不同蒙引以張說為長看來亦可兼說分兩層看便見有可暫可久有不可一日處　註淫濫二字兼內外說

李毅侯曰安仁利仁便是貧而樂富而好禮境界

千古來絶大受用都被聖賢占盡了　翼注曰不可說壞知者　存疑曰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仁者處約自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淫故曰安仁知者處約則固守而不至於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於淫故曰利仁　仁只是心之全德對濫者言之則謂之不濫對淫者言之則謂之不淫故曰不濫不淫這便是仁以此推之對意必者言則曰毋意毋必對固我者言則曰毋固毋我存疑該當如此看　佐案曰仁

為天性是此心之本體何等精粹何等洒脱貧富外物不加不損何欣何戚於本心原無干涉不仁者失却本心便隨境緣流轉故不可久處約樂緣他中無自得故絶少受用處況此不可處約不可處樂總是不能處仁也故以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結之　甲辰房書曰處約而安乎約非安約也安仁也處樂而安乎樂非安樂也安仁也　丁卯二月講此章取丘月林之説而覺存疑尚未妥　增按丘月林先生講此

節云註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面後發本旨非兩截意或把安仁利仁泛說以處約處樂添在言外則夫子之言為歇後語矣此說極是若存疑云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仁者處約自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淫故曰安仁知者處約則固守而不至於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於淫故曰利仁覺稍差葢謂安仁利仁內包得不濫不淫意則可謂不濫不淫便是仁則不可

惟仁者能好仁章　袁了凡曰仁者胸中無一點私意如太虛一般妍媸好醜各以物付之而我無容心焉是好即無好惡即無惡也無好無惡故能好能惡丘毛伯曰此理在心為存遏行於世為彰癉仁人之能好惡即此心無以尚不使加之行境也　薛西原曰仁人於好惡復有辨善善長而惡惡短是亦仁也

按此亦當理中之一端　徐自滇曰唐虞之舉元流凶惟堯舜之仁能之春秋之賞善罰惡唯仲尼之仁

能之　蒙引曰游氏注所以置在圈外者必有所繫而不能自克此一語似說知其善而不能好知其惡而不能惡相似孔子正意是說心既無私則見得善惡十分分明從而好惡之自無不正者矣所謂公生明也按蒙引是也愚初誤看葢圈內是公生明之意游注是公生斷之意己亥九月十六　注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要看得好不是以無私屬仁者以當理屬能好惡仁者二字是以人品言兼體用無私當理皆在

其內能好惡則專屬當理注無私心三字在仁者下補說大全朱子有人當理而未必無私有人無私而未必當理此是實意然惟公而後能正是正意己亥九月廿一日改正　又按圈內當理二字似可兼明斷說蒙引猶未盡得也九月廿一又記　無私當理雖有體用之分然深言之則二者又俱屬用須辨九月廿四　看來無私之外更無有體余初誤看辛丑三月廿二　無私當理似即是克己復禮廿二又記　要思此與舉直錯枉同異彼是以

愛之理言此是以心之德言　此章當以刁蒙吉之說爲正無私當理俱在能字內此即余最初之說後來紛紛反致淆惑 壬申四月

苟志於仁矣章　張彥陵曰人只有一心志者心之所之苟心向往處專在於仁則滿腔都是仁那惡念自然絲不入來令人不去理會志仁專謂惡根最深惡習難去而欲消磨之便是無頭學問丘毛伯曰果志於仁則必無惡猶有惡焉不得謂之志仁也可見治

心之法正在本源上著力不在末流處拔除　四書家訓曰人只有一個志入乎此便出乎彼　安仁利仁而不濫不淫與志仁無惡雖文勢一樣然却有不同志仁是以心言無惡是兼内外言安仁利仁與不濫不淫則俱兼内外言

富與貴章總旨　通章真氏分三節看饒氏似止作二節看俱通　通章有大小動静精粗之别富貴貧賤取舍是大綱所在以動時言是粗的終日造次顛沛

是合大小動静精粗言但對上二節言則重在小静粗邊若内外二字則上下俱有不宜分屬蒙引以省察為存養中之一端是矣不知取舍又省察中之一端省察固兼内外則取舍亦宜兼内外也　此章竊疑有精粗之分無内外之分自富貴貧賤取舍以至終食造次顛沛皆當兼内外説與安仁利仁不濫不淫一例集注亦未嘗有内外字唯大全朱子始有内外之説慶源輔氏又從而演之竊所未安蒙引謂注

存養二字兼動靜言是矣而又謂通章有內外精粗之别不可解也竊謂取舍亦在存養內如中庸言愼獨亦在存養內但抽出言之耳　陸雯若辛丑房書評曰首節是取舍明末節是存養密存養取舍總是心裡工夫先儒所謂作三節看一節密一節者是論其工夫淺深如此未嘗分個界限也時文將不處不去看在外邊將無違必於是看在内裡妄分個界限出來

富與貴節　說約丘毛伯曰不處不去若在富貴貧賤上料理則只是揀擇世上好事去做豈便是仁直是念念見所欲有甚於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揆之本然之心體自不見有所可處有所可去耳人見是不處富貴不去貧賤君子只知是仁　存疑以不濫不淫便是仁蒙引謂不處不去即是仁嘗疑其無所分別毛伯之說可以破二家之惑　試叅之天下固有不處不去不濫不淫而未得為仁者仁則自然不處

不去不濫不淫矣須有分別　不處不去而未得為仁仍要兼內外說有身雖不處不去而心固已處之去之者有身心俱不處不去而所以不處不去未合於理者二者不必待富貴貧賤之交而始見　不處不去兼身心說重心上　莊忠甫曰君子非惡富貴惡其處富貴之心非好貧賤惡其去貧賤之心處之去之之心非必待貧賤富貴之交也一念稍違即是開門納寇身雖未嘗服三公享萬鍾而不知心之處

富貴固已久矣身雖未嘗離草茆釋蔬褐而不知心

之去貧賤固已久矣

君子去仁節　張彦陵曰按去仁只是欲惡上打疊未

淨注中貪厭二字最細在自已念頭上勘出惡乎成

名不重名上只要見得君子决不去仁耳此節是深

著不處不去關係仁道之意　翼注曰惡乎成名只

是不名為君子耳非名譽之名　衷了凡曰凡人平

日方寸間所以憧憧往来不得寧謐者只為慕富貴

厭貧賤之念休歇不下耳縱能打破此關而欲惡之情隱然猶在即能輕富貴甘貧賤亦未必皆為仁人葢眼前種種修持只在世上揀得一件好事來做總屬欲情雖遁跡深山草衣木食避居繁華總是厭惡的心腸夫子不曰處富貴去貧賤惡乎成名而必曰去仁者重所欲所惡也　此與丘毛伯說當同看

謂不處不去是仁可謂不處不去外無仁不可謂去仁即是違仁可謂貪富貴厭貧賤而去仁之外無違

仁之事不可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節　終食猶須臾意不必泥食上說造次顛沛就在終食中抽出言之　按此可與西山之說並行　袁了凡曰終食之間未必有富貴貧賤之交欣戚之心微細流注是即欲惡之真境也

按此意講欲惡則妙單以此講違仁則不可　造次顛沛皆是境心不著境任他造次我自安閒任他顛沛我自寧謐　總之此節連欲惡講則可單拈欲

惡則不可未必有富貴貧賤之交而忻戚之情微細流注此即欲惡之真境可謂妙解矣然只說得一半大全以無終食違仁為無時不然造次顛沛為無處不然看来三項内俱兼時地事不必分

我未見好仁者章總旨　此章蒙引及大全輔氏胡氏之說各不同兩存之可也

我未見好仁者節　張彦陵曰好惡俱是自已身上事非好惡他人　好仁惡不仁兼造詣資質言　無以

尚之不使加身只是寫出好仁惡不仁的樣子與人看不可說此地位難到也若說難便非激引世人意矣讀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儘說得容易　乙丑房書曰尚之之勢每隱伏評者引程子見獵之心證之最妙又曰不必戰而後勝亦妙　其為仁矣一句矣字是斬釘截鐵語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節　李彭山曰力以用而足當其力不足時即是不用力　翼注用力兼得明

以察幾健以致決　李毅侯曰問何以用力而力足曰仁者人也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用其力兼志氣說而志尤重如唯仁者無公正說而公尤重蓋有之矣節　翼注曰蓋有之矣疑而未定之詞輕帶過注昏弱二字昏則不能察幾弱則不能致決　李毅侯曰用力而力無不足是夫子發言主意深致望於天下者也大意已定然說到此處便住了却沒有趣味故又宛轉顧盼無中生有

人之過也章　翼注曰夫子恐觀人者以過棄人非欲人以過自安也　張彥陵曰此夫子爲以過棄人者發首二句非徒槩言過之不同乃是言君子之過有不同於人須根人之心言之謂人之存心不同斯過各隨其心而異欲知人之心正不當泥人之迹觀過知仁只就好一邊說王觀濤曰過有二端有偶不及檢者有勢不得已者顧不及檢之際本心之惻怛發露最真不得已之時迫切之真情委曲可諒　不及

檢之過如注中吳祐之過及顔子不貳過之過是也不得已之過如大全劉氏饒氏所引周公孔子之過是也愚意此章及下論日月之食章只須就不及檢之過說不必說到周公孔子之過葢周孔之過原不可謂過也只可作賓意已酉五月初一　程注釋首二句尹注釋末句雖俱平說然意原重君子邊　沈無回曰夫子惡鄉原為德之賊而曰觀過斯知仁矣學者與其為無瑕石寧為有瑕玉

朝聞道章 朱子曰此深言道之不可不聞也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便自明白張雨若曰朝夕只是設言味可矣語意若不聞道不但不可生便死也死不得只該在聞道上理會不須在死生上更作商量 沈無回曰曰可矣見死猶可有何不可乎語自平實令人說玄說妙則夫子一老瞿曇矣 宋羽皇曰可以死之故不容詮破只重聞道為得耳 姚元素曰聖人發此一言直是

峻絶無著語處以尋常知見義理當做聞道固恐超不得生死關頭而欲索諸窈冥玄虚如云一徹永徹者又恐非吾儒修身體道之實不著知見不墮虚玄如何乃得聞道孔子所謂下學而上達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非乎　朱子曰道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　胡雲峯曰苟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可矣二字令人

惕然有深省處　王龍溪曰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

耿楚侗曰人不聞道則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

便至流浪顛倒聞則此個原是無生死的一息萬年

孰終孰始辟之漚起漚滅而大海自如　王宇泰曰

吾輩見在行持只從一念徹處討生死聞時不至落

空忙時不至逐物於此二境一得來便是死生境上

一得來樣子　王耿諸說大約謂有生死者形無生

死者靈明之體雖本西來之意猶未與吾儒之理大

背至甚其說者以倫常為幻境則全是異教為洙泗之罪人矣然所謂無生死者亦就聞道人說若不聞道則雖靈明之體亦有生死矣說詳祭如在章然又須兼生順說若不聞道則雖其形尚生而靈明之體已先死矣聞道便生順而死安生順是形生而靈明之體與之俱生死安是形死而靈明之體不與俱死

無生死之說以知言者也生順死安之說兼行言者也無生死之說以體言者也生順死安之說兼用

言者也朱子之說可以包王耿諸說王耿諸說不可包朱子之說

士志於道章　張彦陵曰此章欲學者打破理欲關頭恥字正與志字相映緣衣食而生恥亦是於卒然所忽處看出士既志道須掃一切俗情若有一念沾滯便是此心未能淡處故曰未足與議不曰不可而曰未足只是因其趣味未洽便兩不相入耳不重議論上　李見羅曰孔子勘學者只就毫髮幾微間便察

見你全體胷腸跟脚食稍求精衣稍求飾緼袍之恥稍有愧於狐貉孔子便將做天大来的罪案故曰未足與議直斷以為貪富貴厭貧賤之種子也王龍溪曰易溺者凡心難忘者習見掃除不淨如留汚濁於淨器中雖投以甘露亦化而為惡水　沈無回曰恥惡衣惡食者不足與議道則世之敝衣蔬食者便足與議道乎學者當思一恥字恥不用之於衣食便當用之於道若徒不恥衣食又不恥聞道非游散人則

冥頑人耳亦何足與議道　四書家訓曰志字淺如篤志便不動心衣食了　又曰天地間脫紛華而超世味者道也　又曰未足議不重議上只是鄙其識趣不高

無適也章　翼注曰此見君子以虛心應天下之事不得偏言心偏言事　此章與不逆億章同但彼是待物此是處事彼屬知此屬行　張彥陵曰毫釐之辨只在有心無心之間其應用之妙固在處事上見之

然辨析入微處只在心體不在感應　又曰須知適莫不是是非上差錯只為添著意思無者化而融之非禁而絶之也比是比附比合不相離意不曰比義而曰義之與比者心與義為一從心流出自然合符此君子恐兼安勉說如此講無字比字則單主安一邊備用可也　彥陵又曰三句文勢接得甚緊猶云不如彼而如此中間下不得轉語　按此天下豈無不如彼而亦不如此者　又按說家俱云第三個

也字後義字之上此閒用轉折不得葢非以其有碍於理但以其非語氣耳余前不喜此說今思之彼似有理也附誌於此以俟再定若便謂無適莫即是義則斷不敢從矣　有時君子與非君子同做一件事同做得是在彼為適莫在君子為義　翼注曰適莫與行止字不同葢止則全不為不肯非全不為也只緣處事之方不一如或當剛當柔當緩當急之類若專主要剛是適在剛若決不肯剛是莫在剛餘可類

推　又曰義之與比不是義當適而適義當莫而莫

蓋適莫是不好字只是義當如此則如此義當如彼

則如彼　又曰適莫以心言不以事言若事上決不

能無所專主無所不肯適莫之病不待說事做差了

只有此心便為累或逆於事先或執於臨事俱有適

莫不可以無適莫為先事比義為臨事　己酉江南

陳琮墨曰義非不變之謂也使以不變者為義則心

有所執究亦流於適莫已耳義又非無定之謂也使

以無定者為義則心無所主亦僅忘乎適莫已耳

仇滄柱曰一是時中之義一是方外之義　附仇滄柱評已酉江南墨曰此題當緊作呼應葢所以無適莫者由於義故拈中二句宜呼起末句唯心主於義自無適莫故拈末二句宜應轉中二句他作謂無適莫即能義者固失本源謂無適莫又須義者亦未融會　按滄柱此評亦未確 壬子五月

君子懷德章　翼注曰此辨君子小人於心術之微要

人慎所懐意　徐玄扈曰兩君子兩小人非必定異第其言自有淺深懐德者無所為而為善者也懐土者有所溺焉而不肯為善懐刑者有所畏而不為惡者也懐惠者有所利焉而敢於為惡君子小人判於一念之公私可不慎所懐哉　看来深可兼淺淺不可兼深大抵論人品皆如此然又有不可一例者如好惡之小人利有所不取貪利之小人土有所不戀

李九我曰懐德懐土懐刑懐惠只是他平日念頭

用得熟了不知不覺又用在這邊去君子非無土然安土而敦仁非無惠然一介不苟取予小人非不慕德畏威然遇著土與惠處依舊念頭移在這邊去湛甘泉曰志在道德者必不溺於便安而意在便安者即不可與入道德此懷德所以對懷土而言念在軌法者必不溺於貨利而意在貨利者必不暇顧軌法此懷刑所以對懷惠而言　究君子之高明光大必曰懷德然欲求為君子必要從懷刑一念始窮小人

之暗昧奸貪必曰懷惠然欲免為小人必要克懷土一念始　翼注曰懷惠與懷土有别懷土者已得所安而不欲失懷惠者未得所利而必欲得之也　君子以徇利而蹈刑者鮮以徇情而蹈刑者多可畏哉

辛丑八月三十永則

放於利而行章　王宇泰曰恒言曰計是非不計利害此迂言也常人是非之心恒不勝其利害之心故聖人常以利害警之利害明則是非明矣　求利而得

害愚者不為也夫子之警人切矣　湛甘泉曰好利者心之疚也何計乎人之怨否此特對常人言耳

四書家訓曰或懐怨心或生怨言或圖怨報　一說放利之人中常不足所以多怨此不可從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章　張彦陵曰大意謂為國者全要養人遜讓之心昔先王教民以讓而設之為禮正以默柔天下之志使就於平　只是一團兢業的念頭　大全蒙引諸先輩解讓字似皆兼恭敬說直

與人而不仁如禮何相似看得極大　又大全蒙引皆謂讓以心言則王莽之謙恭伯石之辭邑似皆屬禮字　人而不仁章朱子謂即使季氏四佾也不是禮而此章雙峯饒氏及存疑皆以為為當時僭竊者發看來僭竊是并禮文都差了即使不僭竊也叫不得讓似不為僭竊者發不若蒙引云此為當時君大夫亦有徒事威儀文物之間以為禮而無遜讓之實心者而發葢指魯昭公之屬言也若謂徒有禮文猶

叫不得禮況僭竊之屬并禮文而喪之乎則可　翼注曰禮讓二字單指君之讓言到為國何有便是百官萬民皆化於讓也然百官萬民之讓不難明唯人君之讓難看百官萬民各安其分便是讓若人君之讓却不是降尊而為卑只是他心中不以九重為得肆不以威福為恣雖凡禮之行全是一團藹然真意貫徹於其中如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温恭文王之懿恭方謂之讓　看翼注則讓字原可包敬意　禮讓

猶云禮之讓玩淺說亦是如此然又云禮讓不必說是禮之讓二字一意殊不可曉

不患無位章　彦陵氏曰患與求皆學者精神所注從所立以為患即所為隠居求志是也不惟可以澹貪慕之思并可以療空跡之病從可知以為求即所為實大聲宏是也不惟可以去羶逐之想并可以治枯槁之習直熱焰中清涼散也　翼注曰此章以位與名平對俱就學者言總見君子之學務内不務外不

以上屬仕者下屬學者　蒙引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此指從仕者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此泛指學者偏存疑謂莫已知就含薦舉意亦偏蓋知不但薦舉凡名譽皆是　衮了凡曰可知是可以當人之知不是可以致人之知　汪南溟曰人生有大人之功業在唯名與位豈可全然去得但要在自已本領上討個着實如徒以恬澹自高此淺夫之所借以藏拙者耳豈吾儒經世之實學哉　按此較大全南軒之

說又轉一層各有深意味

吾道一以貫之章總旨　夏九範曰此章不要看深了一即暗指忠恕言也但曾子不待開明而門人未解因指出告之大意不過如此　此章翼注最誤人張彥陵曰此章是悟後語最忌支離一貫只還他一貫忠恕只還他忠恕全在幾個虛字眼討神　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若添理字心字體字用字便支離添萬字對一亦支離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分別夫

子之忠恕與學者之忠恕便支離若分忠屬一恕屬貫亦支離　先輩之學但恐其鶻突今人之學惟恐不鶻突惟恐不鶻突則以先輩為支離矣

吾道一以貫之節　張彥陵曰一貫不必謂一以貫萬萬字是後儒添出也夫子止說得一以貫之不曾說萬字天下萬事萬化皆具於至一之中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也若說一以貫萬則一自是一萬自是萬矣萬即一處所流出也一與萬原非對待　惟其皆

備是以能貫即蒙引所謂體是用之體者知此即添萬字何妨即說以一貫萬何妨　彥陵又曰不曰以一貫之而曰一以貫之功在一字而不在以字也得一則貫矣此是渾成不著語若把一去貫萬便涉勉強貫與推原自有別　又曰按一字有說是一理有說是一心有只虛虛說是一件三說俱差葢一字乃合一之一非一件之謂也若是一件便是執一如何貫得　合一之說亦是然恐只是賓意　一心一理

之說雖與執一相似然亦要看所執何理若是偏一之理則不可執若是一理渾然之理雖說執一何妨

羅近溪曰因萬有一萬廢一亡　李毅侯曰聖人所為一者誠是也而強恕則所以求誠也　翼注曰一字即道但一字指道之存於心者屬體之字指道之發於事者屬用　或問不唯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二語解唯字最妙

門人問曰節　門人不是漫問都在心裏理會一番所

以必待子出然後問壬申四月初八 既云一以貫之則所見無非一貫即夫子平日所言道理無之非是非必忠恕與一貫相配合而後借以明之也 未了凡曰中庸云忠恕違道不遠此處如何便把忠恕當得一貫最可玩索葢凡人未悟之前則依語生解既悟之後則觸處洞然依語生解則挨墻而行離墻即倒觸處洞然則指黄葉為金且非妄語 以上二條俱不是即沈無回所駁也初誤收 沈無回曰令人尚玄

說一唯之後觸目是道獨拈忠恕以証之此又德山之棒臨濟之喝禪家剩慧殘機豈是聖賢實學佐集周季侯曰此語雖是指點一貫却仍要體貼忠恕發揮方得接引門人之意不可一味談空　董幼海曰聖門說忠恕說敬恕都是為下學者立法禪家所謂為二乘人說也　佐案曰問曾子平日用力忠恕從何見得曰觀三省章與大學一書可見　諸儒之論大概謂忠即一恕即貫忠恕即曾子所素用力者與

一貫但有生熟之别耳如此則夫子但當告以熟之之道何必又告之以一皆說得不明白唯蒙引事顯心晦之説庶幾近之　又集注謂未知其體之一夫忠體恕用曾子既素用力於忠恕何謂未知其體之一且忠恕體用原相離不得豈有不能忠而能恕不能體而能用的皆此章之未易解者皆當以事顯心晦之説推之而語類所謂曾子於九分九釐上透徹了獨此一釐未透亦當細參也　又存疑磨鏡一段

最好其中分兩層一是忠恕一貫安勉之分一是忠
恕一貫散錢索子之分若大全諸家講上節只說得
散錢索子之分講下節只說得安勉之分合看便不
明白也　升忠恕為一貫降一貫為忠恕二意合說
方得集注借字之義蒙引極明麟士謂曾子初不與
門人說破自然勉然之别看来即在曾子口氣中說
出二項亦不妨　總之未聞一貫之前則體用猶二
既聞一貫之後則體用合一非謂未聞一貫則知有

用而不知有體也余前所疑尚未深晰已亥三月廿七大全蒙引俱以内外分解忠恕外字要看得好葢恕是所以應事接物之理未全是外但對中為外耳若事物則全是外矣富與貴章以取舍存養分内外者亦如此看便不妨艾千子解尊德性節極明亦是此意

辛酉三月廿四評趙㳺功多學而識章文曰此所謂一必有著落若使當時含糊說個一心子貢豈不能再問曾子一貫章亦然若含糊說個一心曾子亦

唯個恁麼門人所以有何謂之問者不是疑一之何
所指只是見夫子平日論功夫體用俱分作兩截至
此則似偏重在體一邊了所以皆疑曾子借忠恕以
明之謂聖人之心一如學者之心未熟則忠自忠而
恕自恕熟了則忠即恕而恕即忠雖謂道只有一個
忠可也然則一字果何所指曰曾子章似指誠言故
曾子以忠字解之子貢章似以敬言程子所謂涵養
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偶見如此試共商之

附蘇子由曾子論曰曾子以一貫為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正而天下始知一貫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

君子喻於義章　張彥陵曰按義利二字自是君子小

人的供案不待判斷而自明聖人拈出一喻字蓋形迹之似是猶可以相冒而精神之獨注必不可以自欺義利之辨正在一念隱微中勘出學者宜發深省

朱子曰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　亦有一事同一樣做法而義利不同者如君子得飴以養老尊之愛之也小人得飴以養老或冀其財或邀其寵　張南軒曰出乎君

子即入乎小人更無介乎君子小人間者　無所為而為者皆義也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有意為義總是利心其與君子天地懸隔　有意為義總是利心比陽義陰利者又深一層葢此是好名之流名利總一樣利字包得名字　王觀濤曰喻義喻利是別言不是深言葢君子之迹亦有混於利者小人之迹亦有竄於義者但其心之所喻定自分別　姚承菴曰喻字凡三見大學所藏乎身不恕而喻孟子四體不

言而喻皆是不待詞說都無知覺而默與之俱之謂

陸象山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竊謂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義本人所固有而喻之者少則必有以奪之故也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朱子曰喻義者為君子喻利者為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全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

其心矣　淺說看喻字與大全朱子不同然細玩亦可兼用　癸亥二月看此章斷以淺說為非

見賢思齊焉章　龔應身曰此章思字省字有力俱在心上說俱是切實工夫須未見之先原有一個為善去惡之心故隨其所見便能思省令人見賢或忌之或憚而遠之見不賢或幸之或狎而親之皆由為善去惡之志不蚤立也　湯若士曰必思齊方是真能見賢必內自省方是真能見不賢　兩見字亦當重

看見之不眞必有以賢為不賢以不賢為賢者

事父母幾諫章　彦陵氏曰按幾諫二字已包盡大旨下不違不怨到底只是個幾諫幾字朱子所謂不要攔截他漸漸從容以開道之是也幾諫即是敬葢兢兢小心不敢不諫又不敢激諫也不是到不違時方敬觀又字可見此不違只是照舊幾諫勞猶苦也撻之流血不必用不怨亦只是照舊幾諫須知怨不是怨親自家悔恨有一毫憚勞之心即是怨　按朱子

之說色得幾微之說幾微之說色不得朱子之說蓋
未形之時也要下氣怡色既形之時也要下氣怡色
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
然必由愛親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
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己意也
李衷一曰幾不専在柔聲怡色上而柔聲怡色亦
在其中看來微詞以諷是幾乗間而導是幾委曲轉
移不令外人知亦是幾總是務得親從而已　以將

順為匡救法　不怨不是空空不怨即所云負罪引慝是也　此又以愛慕為匡救法　將順愛慕二項幾諫亦包得可以將順愛慕而悟者便不須用口舌爭不可以將順愛慕悟者則須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若以將順愛慕解不怨不違便非

父母在章　焦漪園曰當思所以不欲遠遊者是甚麼念頭所謂曲體親心者其道安在不然雖終日與親周旋竟亦何益

父母之年章　張彦陵曰人當中年以後日衰一日而人子日事親側或至習而不察故夫子提出不可不知四字以儆醒之葢生息之機頃刻不停精神氣血漸移漸換人子若用心密察則日改月變之際雖毫釐不同亦必有以周旋調護於其間矣　周旋調護四字最妙比愛日之誠尤切然亦是愛日內事　曰周旋調護便有使衰不益衰來日增多之意壬辰七月二日

註愛日之誠專項懼來淺說如此

古者言之不出章　朱子曰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是無恥的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只緣胡亂輕易說便把行不當事　吳因之曰語氣一直說下不出其言全虧這點恥心所以制得住要得恥之關係於言甚重處葢因當時無所用恥而以恥心儆惕之不是推其不出之故　恥字正因推其不出之故而得之　王觀濤曰非眞躬不逮而後恥即言之時已專慮在躬上去矣　徐自溟曰此躬為千古難竟之局

此恥為一生莫釋之憤躬果逮矣言遂可出乎 李
毅侯曰一恥字是他終身策勵處雖躬有逮日而恥
無釋時 大全朱子兩段兩樣意思前一段是說易
其言便不能行是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意思後
一段言不能行所以易其言是為之難言之得無訒
意思後一段是正意前一段是餘意 集註圈內是
從言說到行范氏註是從行說到言故麟士以為小
別然總是一意皆是為之難言之得無訒意 此與

為之難稍異者說一恥字為學者儆較激切耳

以約失之者鮮矣章　朱子曰此約字是實字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　翼註曰按約雖在事上見而實主心言失則主事言　約之一字以此節情以此制用莫不皆然此章專為以才知自逞者發　又曰約字要認得眞固不是豐約之約亦不是博約之約只照註不侈然自放說侈然自放縱肆不羈炫聰明才智無所不為的人約則與此相反寧拘無縱循規蹈矩

不失尺寸故鮮失　人日就於失而不知其故所以夫子指點之　莊忠甫曰老子曰治身治民莫若嗇嗇者約之謂也　譚玉懷曰玩味以字這把柄須常在手一息不照管而縱横萬狀其失多矣　吳因之曰無浮慕於達人之槩而肆焉以為通則其所合於矩度者常多無自憚於名教之嚴而放焉以為適則其所遺於檢點者常少以能約者而才足以濟則敬畏之意益足以善用其所長以能約者而才不足濟

則謹審之心猶足以維持其所短　沈無回曰約字淺淺説老子曰治人事天莫如嗇簡緣省事其失自少此是實理若依陽明作求放心解則是徹首徹尾工夫豈止鮮失乎又朱子云老子之學全是約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章　表了凡曰敏訥不在言行上做工夫只是常存此心而不放言自然難出口而行自然不放懈矣　許敬菴曰學者必先訥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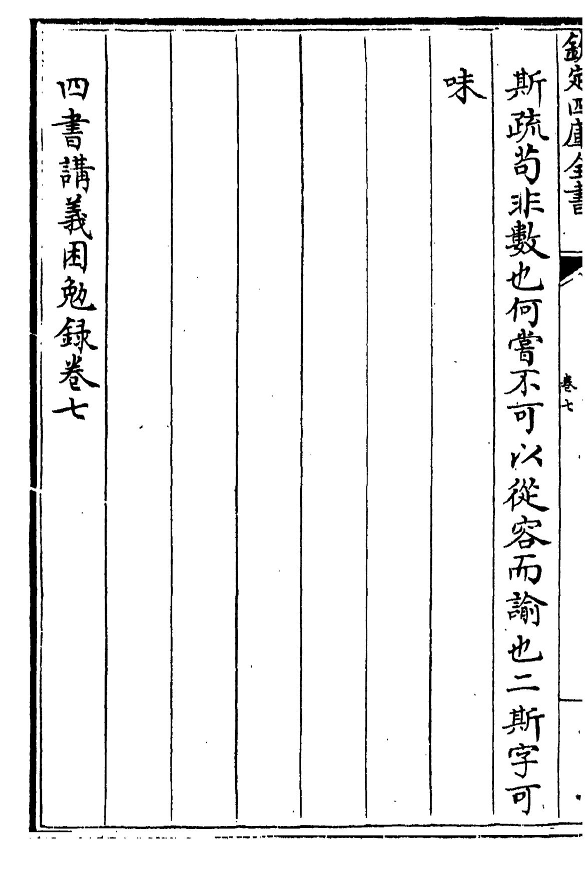
有含蓄意味可與進德然不能敏行但一木訥之人亦無足為輕重故君子欲訥言而敏行蓋交養之功也　周季侯曰以謹言勉行窺君子猶未足盡君子也唯窺君子於言行之前自有一段淵然銳然之意無一時放下矯輕警惰不得之言行而得之此心要想出欲字意味來　此與懷德章懷字喻義章喻字看法同麟士必欲駁之似太過　淺說亦與周說同此與無求飽章言行及恥其言而過其行同與先

行恥躬爲之難不怍數章雖亦是一意然亦微有不同葢彼是單對放言者説此是並論言行凡訥言而不能敏行敏行而不能訥言者皆在所儆也似不能無分别

德不孤章　張彦陵曰語意只是鼓人進德之志如云君子只患德之不修不患人之寡和鄰有相親附之義有相夾持之義王觀濤曰據註類應解還主同德之人聲應氣求説若只以秉彜好德言則鄰固不足

以盡之覺未真切　以秉彝言則舉天下同出於一德固不可以不孤有鄰論也自氣稟物欲之拘而其不相應者多矣然秉彝者必無盡亡之理則聲應氣求固所必有也要如此看　許敬菴曰達則與天下之俊乂師師濟濟共贊於朝窮則與一方之英才孜孜汲汲交修於野夫然後可謂之有鄰非此孑孑以自好者可幾耳雖然君子固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唯德不修之患而非孤之患學者但反己求之

事君數章　事君交友須要精誠去感格又或須乘機投入不然而徒以言語輕數安免辱疏指出辱疏正要當事者求所以善用其規非是教以不合則去之義　此與蒙引存疑但主見幾說者不同各有其妙並存可也　按數字所該甚廣凡語言之瑣屑禮文之繁瀆請求之多端小節之責備皆在其中　此章專主諫諍言不宜說到禮文請求　董思白曰須知進言者不宜動輒歸咎君友之疎辱唯數斯辱唯數



斯疏茍非數也何嘗不可以從容而諭也二斯字可味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七